

## 热点探讨

中国的中东热点外交：历史、理念、经验与影响<sup>\*</sup>

刘中民

**摘 要：**本文首先对中东热点问题的类型、影响，热点外交的基本概念进行了理论阐释。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中国中东热点外交的演变进行了历史回顾，对中国中东热点外交的核心理念、基本经验及其对中国外交创新的意义进行了总结和分析。

**关键词：**中国与中东；热点外交；外交创新；中东热点；外交类型研究

**作者简介：**刘中民，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上海 200083）。

**文章编号：**1673-5161（2011）01-0042-11      **中图分类号：**D802.5      **文献标识码：**A

**\*** 本文为2010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010BGJ00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8年度重大项目（08JJDGJW256）、2008年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08JZD0039）的阶段性成果，同时得到上海市“曙光学者计划”、上海市重点学科（B702）和国家211工程3期建设项目的资助。

伴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的全面发展，中东地区作为我国周边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主要的能源供应地，对我国国际战略和能源安全的重要意义日渐凸显，我国与中东国家相互依存度不断增加。就中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而言，政治上，中东是中国重要的战略依托，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离不开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支持和配合；经济上，中东是中国最大的海外能源供应地、重要商品劳务出口和工程承包市场；安全上，中东“三股极端势力”通过中亚、南亚向中国西部地区的渗透，构成中国西部边疆稳定的潜在威胁；在国际体系与国际制度方面，中东热点问题是联合国框架内大国博弈的重要领域，中东因此成为塑造中国负责任大国国际形象的重要舞台。但伴随中国与中东关系的深入拓展与转型以及中国对中东问题参与程度的提高，中国中东外交所面临的诸多潜在问题与矛盾也日益凸显，并构成中国中东外交的重要掣肘。如何通过富有成效的外交参与中东热点问题的解决，已成为中国中东外交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众所周知，中东地区是世界上热点问题最为集中的地区。中国积极参与中东热点问题的解决，不仅是国际地位日渐提高的中国，应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的诉求，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体现，同时也是在互利共赢基础上加强与有关国家的合作，维护中国在中东日益增长利益的必然要求。在此背景下，近年来中国加大了对中东热点问题的参与力度，初步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中东热点外交政策，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但也面临着诸多的压力与挑战。鉴

于此，本文拟对中国中东热点外交的历史演变、核心理念和基本经验，进行总结、分析和思考，以推动中国的中东热点外交进一步走向成熟。

## 一、中东热点问题的含义、类型及其影响

“热点”是“国际热点问题”的简称，国内一般称为“热点问题”，国外则称为“危机”。从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大历史潮流来看，国际热点问题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对国家、地区及全球安全（和平）和经济繁荣（发展）构成直接或潜在威胁，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诱发国际组织、大国（大国集团）进行协调、调解、斡旋或干预的冲突（或潜在冲突）或危机性问题。中东热点问题类型多样、形式众多，几乎囊括了世界上热点问题的所有类型，概括如下：

（1）由某一国家内部的冲突引发的国际热点问题。此类问题表现形式多样，既有可能是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冲突，也有可能是政府与反政府力量的冲突，还有可能是少数民族或跨界族群寻求自治与独立引发的冲突，如历史上的黎巴嫩内战，当前的苏丹达尔富尔问题，困扰土耳其、伊朗、伊拉克等国的库尔德问题等。

（2）发生于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地区危机或冲突。此类冲突由于涉及领土和安全问题，是国际社会持续时间最长、外交解决难度最大的冲突，如阿以冲突、巴以冲突以及历史上的两伊战争等。

（3）由于大国军事干预导致国内冲突、地区冲突升级为地区性战争的国际热点问题。如1991年的海湾战争、2002年的阿富汗战争、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此类问题往往涉及战争的合法性、国际集体安全机制、战后重建等复杂问题，对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产生重大影响。

（4）全球性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主要包括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贸易与金融问题、环境问题、资源与人口问题、难民问题、人权问题、毒品问题、艾滋病问题、信息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有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如伊朗核问题）、难民问题、水资源争端等。

热点问题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直接或潜在威胁，并冲击现行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以中东热点问题为例，其主要影响包括：

（1）导致某些国家政权、政府的合法性及其存续面临严峻威胁。某些国家的内部冲突，如政府与反政府力量（民族分离力量、宗教极端力量）之间的对抗，主体民族与少数族裔之间的对抗等所引发的国内冲突，往往在内部导致政府合法性的危机，威胁现政府的存续；从外部来说，极易被西方国家冠以存在“人道主义灾难”、政府治理失效的“失败国家”，并成为“人道主义干预”或“政权更迭”的对象。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萨达姆政权被美国强力改造，以及当前苏丹面临的国际压力都是典型例证。

（2）导致国际社会的安全与稳定遭到直接性破坏，或面临潜在威胁。许多中东热点问题如阿以冲突、巴以冲突、两伊战争都造成了较大规模人员伤亡、难民问题、经济遭破坏等直接的灾难性影响；有的热点问题尤其是核危机，如伊朗核问题则对国际安全体制（如核不扩散机制）构成潜在威胁，从而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以及国际组织和大国的干预。

（3）冲击现行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中东热点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已构成现行国

际体系下全球治理的主要内容，由于其解决涉及当事方、世界大国、国际组织、区域组织等多种行为体的复杂博弈，因此围绕国家主权的性质，外交解决还是武力解决、单边主义方式还是多边主义方式等一系列问题，产生了复杂的矛盾与分歧，从而冲击现行国际体系与国际制度。伊拉克战争的灾难性后果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 二、中国中东热点外交的历史演变：20世纪五十至九十年代

本文认为，热点外交可以从两个层面加以理解：从狭义的角度看，它是热点问题相关方——世界大国、当事国、国际组织、区域组织等围绕热点问题的解决提出的目标、政策，以及展开的外交活动和采用的外交手段；从广义的角度看，热点外交又是一个双边与多边外交交叉渗透的外交舞台，是世界大国、当事国、国际组织、区域组织等，围绕解决热点问题的目标、原则、方式、手段而发生的外交活动和国际关系。由于本文主要研究中国的热点外交政策，因此主要在狭义及国家外交政策层面使用“热点外交”的概念，但由于热点外交不可避免地与其他世界大国、国际组织等有复杂关系，因此在论述时不可避免地兼及广义的热点外交的内容。本文认为，中国热点外交就是以《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为宗旨，以中国外交政策基本原则和总体外交战略为指导，以实现热点问题的和平解决、缓和紧张地区和国际形势为目标，所形成的针对国际热点问题的政策主张、外交机制和手段的总和。

事实上，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的中东外交就已经涉及中东热点问题。当时的中东热点问题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亚非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问题，如中东、北非的民族解放斗争；另一种是民族争端问题，如巴勒斯坦问题。在20世纪五十~七十年代，中国对亚非民族解放运动、民族争端等问题的立场与政策深受冷战体制下的意识形态斗争的影响，恰如毛泽东在1956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指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我们都必须给予积极的支持。”<sup>[1]</sup>因此，对于中东的热点问题，中国主要从冷战体制下反帝、反殖、反霸斗争的目标出发，对民族解放运动给予道义支持和经济援助，对巴勒斯坦民族解放斗争予以支持，对西方的盟友以色列则采取了完全排斥的态度。

20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由于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战略的确立，中国外交政策在继续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进行了重大调整，突出体现为和平与发展时代观的确立、对意识形态的超越和国家利益观的确立、赋予独立自主原则以新内容、提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等。与此相适应，中国的热点外交发生了以下变化：

第一，对国际热点问题的认识成为中国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之一。即国际形势总体趋向缓和，但热点问题依旧存在，并成为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如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首次使用了“热点”的概念，并指出：“‘热点’一个也没有消除，个别地区的冲突还存在着升级的危险。国际形势真正实现缓和，还将经历一个漫长、艰难甚至曲折的过程，各国人民仍须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sup>[2]</sup>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则进一步具体化，突出了“民族矛盾”、“领土争端”和“宗教纷争”等国际热点问题的具体表现形式，指出：“目前国际形势仍然动荡不安。世界各种矛盾在深入发展，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民族矛盾、领土争端和宗教纷争突出起来，甚至酿成流血冲突和局部战争。”<sup>[3]</sup>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也有类似

的表述：“因民族、宗教、领土等因素而引发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sup>[4]</sup>中东形势尤其是两伊战争、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等热点问题，无疑是中国得出上述判断的重要依据。

第二，热点外交渐趋务实，并服务于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和国际环境的改善。中国热点外交的意识形态色彩日趋淡化，更加强调从问题本身的实际情况出发决定中国的立场和政策。如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针对 1979 年埃以戴维营和平条约签署后中东形势的变化以及中国自身外交政策的调整，中国在 20 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首次承认了以色列的生存权利，为中以建交创造了条件。在 1990~1991 年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中，中国一方面明确反对伊拉克吞并科威特；另一方面始终注重用和平手段解决危机，不赞成美国和西方对伊拉克动武。根据这一原则立场，中国对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政治、外交、经济等手段迫使伊拉克撤军的决议都投了赞成票，但对授权美国对伊拉克使用武力的 678 号决议投了弃权票。对于 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中国“认为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差异不应成为发展两国关系的障碍。中国不干涉伊朗内政，不赞成也不参与对伊朗进行的制裁。”<sup>[5]</sup>在两伊战争中，“中国一般都采取表明自己的立场，但不直接介入的政策，同时也反对外部势力的插手和干预，希望各国通过和平途径自己解决。”<sup>[6]</sup><sup>435</sup>

第三，中国对作为中东问题核心的巴勒斯坦问题的政策主张更加明确、全面。对巴勒斯坦和阿以冲突问题，中国改变了过去那种偏激的“一边倒”的态度。1988 年，钱其琛外长郑重宣布了中国关于解决中东问题的 5 点主张：中东问题应通过政治途径解决；阿拉伯被占领土应予以归还，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应予恢复，以色列的安全也应得到保证；支持召开有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参加的中东国际和平会议；支持中东各方进行各种形式的对话，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双方互相承认。<sup>[7]</sup><sup>368</sup>1991 年召开的马德里会议，标志着中东和平进程已取得重大进展。中国积极支持以马德里和会为起点的中东和平进程的新发展，并为推动中东和平不断作出努力。1997 年 12 月，钱其琛副总理在访问中东五国期间，系统地阐述了中国政府关于中东和平进程的五点主张：以联合国有关决议为基础，遵循“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推进中东和谈；认真履行已达成的各项协议；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和暴力行为；加强地区经济交流与合作，阿以间逐步建立相互信任，实现共同发展与繁荣；国际社会有责任为实现中东全面、公正、持久的和平作出努力，中国愿为此作出自己的贡献。<sup>[8]</sup>

### 三、21 世纪以来中国中东热点外交的基本理念与经验

在 20 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基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体发展战略，以及受中国国家实力有限、参与多边国际机制的经验相对缺乏等因素的制约，中国的热点外交在总体姿态上具有相对超然的特点。具体体现为在与现实国家利益相关性不大的热点问题上，中国除在联合国框架内表达立场、施加影响外，参与和介入的程度十分有限。这既适应了社会转型时期以发展为第一要务的要求，也体现了 1989 年以来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等外交韬略，同时也与当时中国国家利益国际拓展的有限性有关。但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和国力的增强，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程度的加深，国际社会对中国国际责任要求的提高，以及中国国家利益的不断外溢和“走出去”战略（如中国成为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的重要一方）的确立，中国外交统筹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的战略

重要性日益凸显，相对提高中国对国际热点问题的介入与参与程度，已成为国内外形势以及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必然要求。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sup>[9]</sup>也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中国向世界庄严承诺，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致力于“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胡锦涛主席在 2005 年联合国成立 60 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国将始终不渝地把自身的发展与人类共同进步联系在一起，既充分利用世界和平发展带来的机遇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国将一如既往地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履行国际义务。”<sup>[10]</sup>胡锦涛的讲话向世界表明，中国将更多地承担与自身能力相适应的国际责任。

因此，在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深刻变化，在中国发展战略与外交战略深入调整的背景下，中国对国际热点问题的政策主张更加全面，立场更加明确，更加注重机制与能力建设。胡主席指出：“我们应该鼓励和支持以和平方式，通过协商、谈判解决国际争端或冲突，共同反对侵犯别国主权的行径，反对强行干涉一国内政，反对任意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应该加强反恐合作，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消除根源，坚决打击恐怖主义；应该按照公正、合理、全面、均衡的原则，实现有效裁军和军备控制，防止核扩散，积极推进国际核裁军进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sup>[10]</sup>上述讲话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在国际热点问题上的政策主张。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中国致力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sup>[9]</sup>，表达了中国参与解决国际热点问题的根本主张及信心与决心。

外交理念是国家在对外战略、外交政策、外交实践等领域所秉承和坚持的价值观念。追求和平、合作共赢、和谐包容构成了中国热点外交的核心理念，它们既植根于中国文化传统与价值观念的沃土，又深刻体现于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之中。正如《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指出的：“和平、开放、合作、和谐、共赢是我们的主张、我们的理念、我们的原则、我们的追求。”<sup>[11]</sup>1999 年 10 月 28 日，江泽民主席在拉巴特与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举行会谈时，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对中东和平进程的看法和原则立场，他强调指出：“我们提倡和平而不是诉诸武力，提倡合作而不是对抗，提倡兼容而不是排斥。”<sup>[12]</sup>这席话集中代表了中国处理国际热点问题的基本理念。胡主席倡导的“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主张坚持多边主义，实现共同安全；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更是把和平、合作、包容等理念上升到了人类普遍理想价值的高度。下文结合中东热点问题，分析中国热点外交的基本经验。

### 1. 坚持通过对话和谈判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是中国热点外交的根本宗旨。

21 世纪以来，通过对话和谈判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无论是在对热点问题的认知、外交理念和实际举措方面，都得到了明确与加强。

在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报告中，均在继续强调以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诱发的国际热点问题的同时，提出了“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的新论断。在外交理念与政策层面，十六大报告提出了“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的外交理念；主张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sup>[13]</sup>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

种挑战”，“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主张“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承诺“中国致力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推动国际和地区安全合作，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sup>[9]</sup>以上论述表明，中国政府关于国际热点问题对国际形势影响的认识更加深刻，并把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作为中国新安全观的重要内容，纳入到中国关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和谐世界”主张的体系框架内，对于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与实践创新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坚持通过对话和谈判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在中国的中东热点外交实践中得到了鲜明体现。在中东和平问题上，中国主张在联合国有关决议和“土地换和平”原则基础上，通过对话公正、合理地解决中东问题；中国在同巴、以的双边互访与磋商中，一直强调和平谈判才是解决争端的正确途径；2002年9月中国设立并任命中东问题特使以来，进行了一系列双边与多边外交活动，积极劝谈促和，并与阿以双方和国际社会其他有关各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磋商。<sup>[14]</sup>在伊朗核问题上，中国一方面推动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保持合作，支持伊朗与欧盟谈判，防止局势升级；另一方面参与六国协商并支持安理会对伊朗的有关决议，敦促伊朗执行安理会决议，暂停铀浓缩及相关活动，早日解决未决问题。<sup>[15]</sup>在达尔富尔问题上，通过对话和平等协商推动达尔富尔问题的政治解决构成了中国四点主张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一直通过元首互访、派遣特使、通电话、互致信函等方式，主张在联合国框架下开展协调等各种途径与各方沟通，缩小立场分歧，推动平等对话；中国政府认为施压和制裁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取而代之的应是平等的磋商与对话。<sup>[16]</sup>

## 2. 倡导多边主义，重视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中的作用，恪守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

近年来，中国在包括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在内的所有国际事务中，积极倡导多边主义，尤其是高度重视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中的作用。十六大报告强调，“我们将继续积极参与多边外交活动，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及区域性组织中发挥作用”<sup>[13]</sup>；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我们将继续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承担相应国际义务，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sup>[9]</sup>2005年胡主席在讲话中，首先强调的一点即“坚持多边主义，实现共同安全”，主张“建立公平、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共同防止冲突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sup>[10]</sup>。

多边主义是在全球实现和平、发展、合作的关键，多边外交和多边机制是中国发挥特色大国建设性作用的重要舞台，参与接受及创造合适的多边制度，已成为中国新外交的重要内容。在双边外交舞台上，中国除参与全球性和地区性国际组织的多边合作机制，创办上海合作组织、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等多边机制外，还积极创办和参与国际热点问题政治解决的多边机制，业已构成中国多边外交的重要内容。例如，在巴以问题上，中国认为建立广泛参与、平衡有效的多边促和机制、监督机制和执行机制是和谈的重要保障<sup>[17]8</sup>，并通过设立中东特使、广泛参与有关中东问题的国际会议，增强了对中东问题的多边外交的参与力度。在伊朗核问题上，由于伊核问题经历了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内协调，在六国机制内磋商，在联合国安理会内讨论三个不同而又彼此关联、交叉的阶段，所以中国一开始就努力争取伊核问题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框架内加以解决；在转入六国机制框架后，中国积极与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和德国进行沟通和磋商；在美国极力推动伊核问题进入安理会讨论后，中国在对关于伊核问题的1737号和1747号决议投赞成票的同时，仍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以及有关各方的双边和多边谈判仍是解决伊核问题的重要途径最佳选择。<sup>[17]9</sup>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

上,支持非盟、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发挥建设性作用,是中国的一贯立场,并通过双边与多边外交斡旋,为促使联合国—非盟混合部队维和计划,即“安南计划”付诸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参与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的过程中,中国一直恪守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并突出体现在坚持各国间平等相待、尊重当事国主权尊严的原则等方面。这一点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在该问题上发挥独特的作用,主要是因为中国尊重苏丹政府的主权,坚持不干涉苏丹国内事务,以朋友身份发挥建设性作用。负责中国政府处理达尔富尔事务的刘贵今大使多次表示:“达尔富尔是苏丹的达尔富尔,是非洲的达尔富尔。”中国始终遵循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来处理达尔富尔问题,从而赢得了苏丹政府的充分信任。<sup>[18]</sup>2004年7月和9月,联合国安理会就达尔富尔问题通过的1556和1564号两项决议中含有威胁对苏丹进行制裁的内容,中国投了弃权票,这是中国尊重苏丹主权的实际体现。

### 3. 重视发展,强调通过经济合作和增加人道援助,改善当地民生,为和平解决争端营造环境。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之所以成为热点问题频发和高发地区,主要是因经济与社会发展落后而产生的利益矛盾所致。的确,“发展是维护和平、实现稳定的重要基础和保障。没有持续发展,难享长久和平。”<sup>[19]</sup>因此,对于许多热点问题,中国既重视从发展方面认识热点问题的根源,强调用促进发展的办法为热点问题的解决创造条件,同时更加注重通过经济援助和发展项目,为解决热点问题作出实质贡献,践行“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承诺。

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中国一直认为该问题的实质是发展问题,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实现当地经济重建和发展;国际社会除继续向达尔富尔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外,也应提供发展援助。目前中国已先后向达尔富尔当地和非盟特派团提供了8000万元人民币的物资援助,并提供5000万美元贷款,用于供水设施建设。<sup>[15]</sup>2007年胡主席访问苏丹期间,宣布再次向苏丹提供4000万元人民币的援助。中国还通过加强和苏丹之间的经贸合作促进当地社会的发展,改善当地人民的生活条件。以中石油为例,截至2006年底,中石油先后在苏丹投入3287万美元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当地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0万。2007年初,胡主席访问苏丹时要求驻非中资企业要坚持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积极与当地社会和谐相处,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多做有利于增强非洲国家自主发展能力、帮助非洲人民改善生活的好事,为非洲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sup>[20]</sup>此外,中国支持和参与阿富汗、伊拉克等地区的战后重建。早在2002年,中国政府就向阿富汗政府承诺提供1.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在上述援款的支持下,中国援建了帕尔旺水利工程、喀布尔共和国医院等项目,并提供了物资援助和人力资源培训等。2006年和2007年,中方又向阿提供共1.6亿元人民币无偿援助,并宣布2007年起两年内接受阿方200名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来华培训。<sup>[15]</sup>2007年5月,杨洁篪外长出席在埃及召开的伊拉克周边外长扩大会议和伊拉克国际契约大会时,特别强调伊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以及联合国支持伊政治经济重建的重要性;宣布中国政府向伊提供5000万元人民币无偿援助,并愿大幅度减免伊方欠中方的债务。2007年6月,伊总统塔拉巴尼访华,这是1958年中伊建交来首次访华的伊国家元首。胡锦涛等中国领导人在会谈中再次重申了中国对伊拉克问题的原则立场,并表

示中国将继续支持伊重建,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包括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参与重建,为伊重建培训急需的专业人员,并共同探讨拓展互利合作的新领域和新途径。<sup>[17]8</sup>

4. 从国际道义出发,尊重相关各方合理的利益关切,推动热点问题的解决向着有利于当事国或地区人民根本利益的方向发展。

近年来,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理念和主张,即互利共赢的利益观与合作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强调指出:“要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扩大互利合作,共同对付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挑战。”<sup>[4]</sup>胡主席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也高度强调了“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实现互利共赢”<sup>[10]</sup>的重要性;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他又进一步明确强调,要“坚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sup>[9]</sup>

中国互利共赢的利益观与合作观在热点外交领域的实践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在伊核、苏丹达尔富尔等问题上,中国既注意照顾有关国家的合理关切,又重视维护各方的共同利益;既有效维护了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权威,又充分发挥了自身的建设性作用,全面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对于中国在热点外交中充分考虑相关各方合理利益关切的做法和努力,赢得了世界的广泛认可。针对中国在朝核、伊核、苏丹达尔富尔、缅甸等问题上对各方利益关切的重视,美国主管东亚与太平洋地区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柯庆生(Thomas J. Christensen)指出:“中国和美国有可能确定外交上共同关切的问题,并为解决这些问题采取共同行动。其过程是复杂和艰难的,而其结果并非尽如人意,不过对中国外交关系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会认为这些结果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有人认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动机是减弱美国在全世界的影响,这种观点很难成立。另一点值得指出的是,在近年里,中国的外交活动反映出一种变化,它逾越了以前严格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做法,向着更务实的态度转变,认识到与国际社会在共同关切的问题上进行合作的价值与义务。这是中国外交政策上一种我们应该肯定并继续支持的趋向。”<sup>[21]</sup>

## 四、热点外交对中国外交创新的意义

1. 热点外交是我国外交政策基本原则的继承与发展,向世界昭示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和推进和谐世界建设的坚定信念。

通过积极参与处理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既承担广泛的国际义务,又发挥负责任的建设性作用,是中国向世界昭示走和平发展道路和推进和谐世界建设的重要途径和实际体现。当今世界的主要热点问题大多发生在发展中国家,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在推动热点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国际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有较高的期待;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因为在冲突中偏袒一方或与相关方交恶,得不到当事国的信任或对当事国政府已无多大影响力,也希望借助中国与当事国的密切关系,通过中国向当事国施加影响,推动问题取得进展;从中国自身来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有义务为解决国际争端贡献自己的力量,愿意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解决热点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sup>[15]</sup>

实践证明,中国通过对话谈判推动国际热点问题政治解决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得到了当事国以及国际社会的赞赏与认可。即使是美国也承认中国在许多热点问题上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如2008年3月18日,美国主管东亚与太平洋地区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柯庆生,在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U.S. - 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发表了题为《通过外交途径影响中国的全球性选择》的证词,对中国外交全球影响力上升持积极看法,并主张加强中美在全球与地区性问题上的战略对话。他特别对中国在朝核问题、伊核问题、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缅甸问题上发挥的作用予以了肯定。针对中国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发挥的作用,他指出:“中国最近参与为化解达尔富尔人道主义危机而展开的多边努力一事有力地说明,美国与中国在亚洲之外的热点地区进行接触意义重大。”<sup>[21]</sup>

## 2. 热点外交有助于塑造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有利于增强中国的软实力。

尽管学界对软实力的构成要素尚有争议,但就外交领域而言,软实力的强弱及其能否实现主要取决于某国家倡导的外交理念能否以非强制方式为他国和世界所接受,能否对塑造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发挥积极作用。由于国际热点问题成因复杂、牵涉面广,因此热点外交领域不仅是现实利益矛盾的交汇,同时也是作为软实力重要体现的外交理念碰撞的舞台,甚至直接影响大国软实力的盛衰。美国软实力尤其是国际形象的严重受损与其热点外交政策尤其是单边主义、政权更迭、民主输出等霸权外交政策密切相关。

如前文所述,中国热点外交秉承追求和平、合作共赢、和谐包容的核心理念,不仅迎合了国际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在热点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的期待,适应了西方大国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呼声,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热点外交理念与实践在缓解和抑制冲突,妥善处理各方利益关切,推动热点问题向着和平解决方向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建设性作用,对于塑造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增强中国的软实力产生了积极影响。尽管西方对中国仍有颇多指责,但中国的理念毕竟引起了西方的注意以及反思,如西方尽管对中国的达尔富尔政策多有批评,但也已认识到,“在中国看来,冲突的根源与经济落后和贫穷是分不开的。因此最关键的问题是推动发展进程。”“中国在苏丹达尔富尔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在非洲的投资政策已经招致大量批评和保留意见,而实际问题上的深层原因是中国和西方存在着根本不同的观点。”“中国否认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模式,要求国际体系实现多元化,中国让我们了解到,采取不同于西方国家的行事方式并不一定就是错的。”<sup>[22]</sup>

## 3. 热点外交有助于促进中国在国际体系转型过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国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并使国际制度与国际秩序向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当前国际体系正处在深刻的转型过程中,其内容涉及国际行为体结构(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国际权力结构(尤其是大国兴衰)、国际秩序(国际制度与全球治理)等多个领域。在某种程度上,国际热点问题聚焦了国际体系转型的所有问题:在行为体结构层面涉及如何对待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的关系(如国家主权、国际干预等问题);在权力结构层面涉及大国权力对比关系的变化(尤其是新兴崛起大国与传统霸权国家的关系);在国际秩序层面涉及全球治理中的单边与多边、霸权与民主等。因此,中国在参与国际热点问题解决的过程中,如何处理热点问题所聚焦的体系转型时期的复杂矛盾,发挥中国在国际体系转型过程中的建设性作用,无疑是中国外交的核心议题之一。

实践表明,中国的中东热点外交较好地处理了各种矛盾,对中国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并使国际制度与国际秩序向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行为体结构层面,中国在坚持国家主权原则的前提下,对不干涉内政原则的理解和运用更加灵活和务实,处理与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的关系更趋成熟;在权力结构层面,中国在热点问题上努力寻

求与美国等大国的共同利益与共识，妥善处理分歧与矛盾，使得西方对中国“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这一体系角色定位日趋明确；在国际制度层面，中国积极“开阔思路，多辟渠道，参与接受及创造合适的多边制度”。事实表明，“通过深化多边对话机制，‘引导’世界关注点”<sup>[23]</sup>，中国现已成为国际制度的主要参与者和积极建设者。

#### [ 参考文献 ]

- [1] 刘洁鸣. 毛泽东外交思想及其成就浅析[EB/OL].[2010-10-11].  
[http://www.gu.cn/gbpx/dxlt/dxrt46/200909/t20090928\\_2529019.html](http://www.gu.cn/gbpx/dxlt/dxrt46/200909/t20090928_2529019.html).
- [2] 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2008-10-15].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6/65447/4526368.html>.
- [3] 江泽民. 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2008-10-15].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7/65446/4526313.html>.
- [4] 江泽民.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2009-11-11].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8/65445/4526290.html>.
- [5] 安维华. 中国—中东友好合作关系稳定发展[J]. 西亚非洲, 1998(6).
- [6] 肖宪. 世纪之交看中东[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1998.
- [7] 彭树智. 二十世纪中东史[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 [8] 钱其琛同阿盟秘书长会谈[N]. 人民日报, 1997-12-26.
- [9] 胡锦涛.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2009-12-25].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zg/2007-10/25/content\\_6205616.htm](http://www.chinadaily.com.cn/hqzg/2007-10/25/content_6205616.htm).
- [10] 胡锦涛. 努力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在联合国成立 60 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EB/OL].[2009-03-06].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3699888.html>.
- [11] 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EB/OL].[2008-10-15].  
[http://cn.chinagate.com.cn/whitepapers/2007-02/14/content\\_2367117.htm](http://cn.chinagate.com.cn/whitepapers/2007-02/14/content_2367117.htm).
- [12] 王芳, 王传宝. 江泽民主席与穆罕默德六世国王会谈时阐述，中国政府对当前中东问题的原则立场[N]. 人民日报, 1999-10-29.
- [13] 江泽民.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2009-12-13].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9/65444/4429116.html>.
- [14] 中国关于推进中东和平进程所采取的步骤[EB/OL].[2008-10-15].  
<http://www.southcn.com/news/international/zhuanti/absvisit/zd/200505170452.htm>.
- [15] 赵青海. 中国在解决国际热点问题中发挥积极作用[EB/OL].[2008-11-14].  
<http://www.ciis.org.cn/index-news.asp?NewsID=20080429083225526&d=5&classname=%CA%B1%CA%C2%C6%C0%C2%DB&classid=10>.
- [16] 中国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的立场[EB/OL].[2008-10-15].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08/24/content\\_1871528\\_3.htm](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08/24/content_1871528_3.htm).

- [17] 姚匡乙.中东热点问题走向和中国外交政策及其实践[J].阿拉伯世界研究, 2008(1).
- [18] 余建华,王震.中国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的外交努力[J].阿拉伯世界研究, 2008(2).
- [19] 胡锦涛.促进中东和平, 建设和谐世界——在沙特阿拉伯王国协商会议的演讲[EB/OL].[2010-09-10].  
<http://www.cnceo.com/person/show.jsp?t=15220>.
- [20] 胡锦涛主席考察苏丹喀土穆炼油有限公司: 加强互利合作, 促进自主发展[N].光明日报, 2007-02-04.
- [21] 柯庆生.通过外交途径影响中国的全球性选择[EB/OL].[2010-04-08].  
[http://guangzhou-ch.usembassy-china.org.cn/diplomatic\\_influencing\\_china.htm](http://guangzhou-ch.usembassy-china.org.cn/diplomatic_influencing_china.htm).
- [22] 胡利奥·里奥斯.中国是负责任的吗[N].参考资料,2008-08-26.
- [23] 沈国放.中国新外交的理念与实践[J].世界知识,2007-07-01.

## **China's Diplomacy on the Hot Issues of Middle East: History, Ideas, Experiences and Implication**

**LIU Zhongmin**

**Abstract** Firstly, this article probes the types, impacts of hot issues of Middle East and the concept of diplomacy on international hot issues. Based on these researches,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major ideas and fundamental experiences of China's diplomacy on the hot issues of Middle East, and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of China's diplomacy on the hot issues of Middle East to the innovation of China's foreign policies.

**Key Words** China and Middle East; Diplomacy on Hot Issues; Innovation of Foreign Policies; Middle East Hot-Spot issues; Typology of Diplomacy

(责任编辑: 孙德刚)